



曹保明

文化人类学

田子馥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renminchubanshe

曹保明

文化人类学

田子馥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renminchubanshe

曹保明文化人类学

著 者 田子馥

责任编辑 郭雪飞 封面设计 韩 璘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5368-9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30 册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简短的导语（代序）

田子馥

文化人类学，又称文化——社会人类学，它的侧重点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状态的科学。文化人类学，比之人种学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和更为多样的理论视角，举凡人类语言、宗教信仰、审美意识、道德行为和社会结构等诸方面，都是它兴趣所及之处。但又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些文化现象，而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宏观地和深入研究它们的本质规律，并一直追溯到它们的原始形态，从而勾勒出人、人性、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现象的历史本来面目。文化人类学实际是人类的生命学、灵魂学，是研究人类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的科学。但以往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在殖民政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主要研究精力都注意到在自己国家属地不发达民族身上，并不珍惜这些“野蛮民族”的生命，甚至带有歧视性的研究。而现在，当他们从殖民主义阴影中走出来之后，却惊讶地发现，不仅殖民地民族原有文化由于殖民者文化的冲击在迅速改观，在消亡，就是在我们自己身边，在全球范围内，传统文化也在改变，乃至消亡，也在加速。

但是，《曹保明文化人类学》，却在中国，在东北。

一般人称曹保明为民俗学家、文化学家，很少有人称他为人类学家，也许“人类学”这一称谓在中国还很陌生。以往所能见到的人类学，大都是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如《金枝》、《文化模式》以及《影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诗学》、《视角人类学》等，很少有以个人名字冠名的人类学，《曹保明文化人类学》属于曹保明个人参与抢救、挖掘东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记忆而生成的东北民间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其实曹保明早已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只是曹保明进入文化人类学领域，有个渐变的过程，



走过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阶段。哲人说,过程就是世界的结合体。在“过程”中走过文化的接纳和融通的发展阶段。最初他也像一般民俗学家一样,只是从简单猎奇的角度去追逐那些少有人知的故事,并采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操作方式,终于由关注故事到关注故事的“传承人”,以及关注故事传承人的命运及他们的生存背景和生存空间,这就奠定了文化人类学基础。他用自己的双脚进行30来年田野踏查,挖掘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汪洋恣肆的著作60多部,囊括400多个故事,以它详尽的事实,独特的发现,感人的魅力,展现出东北民间文化的厚重精神。曹保明急迫地抢救和挖掘那些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着重抢救和挖掘东北文化传承记忆。有人说,曹保明所经营的民间故事与文化人类学无关,这只是一个误解。民间故事是人类“知识化石”的珍珠,是构成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元素;抢救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记忆,是文化人类学进入田野踏查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并由此一直追溯到民间文化的原始形态,从而深层描绘出人、人性、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现象的历史本来面目,才逐渐勾勒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显象轮廓。

曹保明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用全身心地呼唤和开掘,积30余年的辛勤探索,从荒僻的荆棘丛中开创一条新路,掀开了东北民间文化一个崭新而丰富的领域,填补了东北文化历史的空白。成就一部典型的东北文化人类学,只有曹保明才拥有的东北文化人类学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只属于曹保明。

我一直是曹保明的崇拜者。“风格即其人”,我被曹保明的“务实、豪爽、执著、大气”的风格所感染,曾经拜读过他的许多著作。可是,近年来我只是就他的单个著作作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赏鉴和论析(附在本书后面),但总觉得不能形成完整的一家文化人类学体系而遗憾,早已产生对曹保明的文化人类学的实践方法、开掘手段、理论验证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的欲望,并草撰自成体系的专著,可是一直排不上日程。

这本书构想于四年前,成书于最近四五个月间。这期间我认真阅读了几本关于人类学的著作,为结构本书作理论准备。在我的案头上摊开曹保明的近60余部挖掘东北民间文化的著作,400多个民间文化故事,涉及30多个领域,展示着东北民间文化的璀璨篇章。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若全面分析研究,弄通吃透,谈何容易。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每一个具体文化现象作记录、描述,更重要的任务是将各种文化进行对比、综合研究,从而发现和总结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他的著作有一个熠熠生辉的闪光点,那就



是“真实”，敢于“直面事情本身”，在曹保明的笔下全是对传承人记忆的真实陈述，没有半点虚作。在当今社会“浮泛”、“虚假”的文风日下的环境中，这种“务实”的写作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一切历史学家、文化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曹保明是个血性男子，他的作品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丰厚的情感性。

于是，顺着这条线索，梳理成自己的体系。经过归纳与综合的概括，进行逻辑与哲理的抽象，构成《曹保明文化人类学》的主体框架。但曹保明的文化人类学，不属于一般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它属于实践人类学，而非理性人类学。它有其地域和民俗特点，其全称应是“东北民间文化人类学”，现在简称《曹保明文化人类学》。可我不能堆积资料，不能铺展过程，不能无的放矢地复述事实，只能用人类学的理论，反复梳理，重点剖析，深入开掘。

我所捕捉的侧重点是：

1. **把握人的命运的支撑点，进行典型剖析。**总的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纵向排开不同的生命形式，“狩猎空间”、“森林记忆”、“绾帮群体”三种生命活动场域，重点论析；第二部分，横向抽象与整合为“命运女神”、“生命哲学”、“隐语符号”、“图片功能”四个范围，重点论证；第三部分对曹保明的挖掘与验证的人格精神，按“价值观与方法论”、“感情投射”、“文化建树”三个系列加以论证。从而构成《曹保明文化人类学》的系统工程。呈献到读者面前《曹保明文化人类学》12万字的结构，粗看似杂乱无章，细斟倒也井然有序。这些场域看似无关联，其实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在人的生命价值上，已经有了不能分割的紧密的民俗联系，那就是这些生命命运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跌宕于东北动荡的环境之中。

2. **追溯民俗的原始空间。**许多重返大森林团队的生活习惯，天长日久约定俗成，便成了风俗。人们看到“这个世界正是由一套明确的风俗、制度和思维方式改造过的世界”。民俗是大森林环境的产物。民俗一旦形成，对于进山的团队，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支配力量，又产生了某种原始宗教意味的行为制约。但行帮们也把自己封闭在自己创造的民俗里，他们感觉到了幸福。

3. **人与自然的道德考量。**行帮们回归自然，不是简单的求生，他们有一种不向悲苦命运妥协的解放感。文化人类学的世界是人与自然相交往、相沟通、相和谐的世界，但人与大自然的交往又是相互默契，又是有道德相互制约的世界。对于山林帮绾的原始生命哲学和隐语符号，不仅要进行道德论析，还要进入人类原始思维的追溯。

本书不在于铺叙曹保明挖掘的成果，而致力于通过对各种生命形式作深



层的内质的精神论析。通过这种论述和论证,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人类学的世界,其实是人与自然生命往还的原始世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拆解矛盾、达成和谐的世界。

于是,我沉醉于曹保明经过艰苦跋涉所追拾的大东北那些“感动”的事项里,并且昼思夜想,发现了东北民间文化的发生发展的生命规律。总体概括了“活态”规律,“个性”规律,“真实”规律。文化不是静止的阿物,文化是动词,文化是有情感的生命体。曹保明对东北文化的挖掘和理论构建仍在深入,而我对他的总结和研究才是刚刚开始。



目 录

简短的导语(代序).....	田子馥	1
第一章 曹保明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背景		1
第一节 殖民主义者扭曲的东北.....		2
第二节 在民间是雄性的东北.....		6
第三节 熟悉而不真知者误读的东北.....		9
第四节 曹保明脚下是文化的东北.....		11
第二章 曹保明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15
第一节 文化的觉醒与解放.....		16
第二节 从故事到故事传承人的命运.....		18
第三节 追求一种文化价值.....		22
第四节 领略存在的意义.....		25
第五节 宁死不舍采访记录的小本子.....		28
第六节 曹氏人类学的“第三只眼”.....		31
第七节 文化遗产与田野人文.....		34
第三章 曹保明的情感投射		39
第一节 真情感暖活一颗冰冷的心.....		40
第二节 追拾大东北的雄性精神.....		44



第三节	“你给我弄一件羊皮袄吧”	49
第四节	循序渐进的感情方式	55
第五节	感动于胸怀如海的中国母亲	59
第四章	人类迷恋的狩猎空间	63
第一节	两种狩猎者,两种精神状态	63
第二节	狼性已从我们民族性格中退化	64
第三节	人与动物情感交流的“互渗律”	67
一、	人兽斗智	68
二、	人兽之恋	70
三、	禽兽也能知恩图报	71
四、	人也不该“打亏情”	77
第四节	谙熟森林语言世界的人	79
第五章	追拾人类重回大森林的记忆	83
第一节	重回大森林里的新团队	83
第二节	大森林陪练出来的未冕英雄	83
一、	能入地看三尺探矿的金把头	84
二、	会看山景的参把头	88
三、	摸着阎王鼻子“吃排饭的人”	89
四、	肯挂鹰旗的踩道人	91
第三节	从自然崇拜到先人崇拜	94
第六章	东北特殊群体的精神家园	99
第一节	对人类的特殊群体——流者的理解	99
第二节	从民到匪——艰难的身份转换	101
第三节	一个纯真少女心灵的嬗变	104
第四节	集合在“忠义”的旗帜下	107

第七章	东北大森林中的命运女神	115
	第一节 龙母庙与女神的发现	115
	第二节 女性的祸水与福音	118
	第三节 各种自然婚制的女神	120
	第四节 木把的“妻子”	122
	第五节 关注“没有墓碑的女人”	127
第八章	人类帮缙群体的生命哲学	131
	第一节 守诺——自律的道德法庭	132
	第二节 善良——传统的道德标准	134
	第三节 仗义——自然的道德规范	136
	第四节 报应——大自然的道德裁判	138
	第五节 制恶——人类自我防御的哲学	142
第九章	大森林隐语与符号的道德考量	147
	第一节 行帮隐语的崇拜与忌讳	147
	第二节 东北土匪的隐语与黑话	150
	第三节 东北行帮非“语言”的语言与符号	154
	一、“兆头”语	154
	二、棍语	156
	三、树皮语	159
	四、幌语	160
	第四节 神秘隐语与符号的道德潜含	162
第十章	走进视觉人类学	165
	第一节 图片,凝固的历史瞬间	165
	第二节 图片,构成的语言模式	172
	第三节 图片,民俗的文化定格	175





第十一章 曹保明“重新发现了一个东北”	179
第一节 追拾一个“活态”的东北	179
第二节 追拾一个“独特”的东北	181
第三节 追拾一个“真实”的东北	183
第四节 东北民间文化的本质特征	187
附录	191
东北文化人类学的民俗确证	
——解读曹保明《乌拉手记》	田子馥 191
渔猎世界的人类学风景	
——解读曹保明《最后的渔猎部落》	田子馥 202
人性与狼性互动的文化记忆	
——曹保明先生《最后的狼群》读后	田子馥 208
为了人类狩猎精神永不消失的记忆	
——解读曹保明《最后一个猎鹰人》	田子馥 215



第一章 曹保明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背景

曹保明的文化人类学,是属于东北地域的文化人类学,其历史任务,不是挖掘上古人类的原始思维和生活状况,不是研究民族属性特征,而是抢救和记录人类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叶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即将消失的无文字社会的记忆,以及抢救和记录人类因现代化的到来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



东北文化人类学家 曹保明

历史唯物主义有个名言,“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样我们首要的任务

^①《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12 页。



就是以科学的历史观重新认识东北,理解东北。我们从以下三个层面去理解曹保明文化人类学形成的深层次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殖民主义者扭曲的东北

在 19~20 世纪中叶这一百年,是东北大地人类惨遭浩劫的一百年,是东北人大劫难大动荡的一百年,而曹保明进入文化人类学的抢救和挖掘的正是这一百年来东北人在夹缝里求生存的生命形式,经风险,遭磨难,各种生生死死的悲惨命运和生命历程;他抢救和记录各种人生方式和文化方式,那些在人类记忆里不可疏淡和忘记的岁月。这百年动荡就是曹保明文化人类学的深层历史背景。

1840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满载鸦片的炮舰,一声炮响,粉碎了大清皇帝自以为“天下中心”的美梦,撬开了国门,他们缕缕行行的大摇大摆地钻了进来,蚕食着国土,直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企图瓜分具有 5000 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大清政府除了逃跑,就是“以土地换红顶子”,一些不平等条约,像雪片一样在中国人民头上飞来飞去。

在东北,沙皇俄国将魔掌伸进来,日本军国主义也将魔掌伸进来,他们分赃强掠不均,竟然在中国土地上发动了战争,当然流血受苦的是中国的穷苦老百姓。战败的俄国人取道东北回国,一路上烧杀奸淫,使得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穷困和饥寒笼罩着整个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天灾人祸,农民种了粮食却朝不饱夕,洋工洋货洋资本打进来,中国原本很微弱的民族工业濒临倒闭。就在这个时期,晋、冀、鲁、豫各省破产的农民,为逃避天灾和战乱,拖儿带女,陆续加入“闯关东”的人群,拼着九死一生到东北来谋生。在社会上,盗匪兵祸四起,内忧外患,形成一个动荡的东北。

但殖民主义者的用心,决不单单在于掠夺你的财富,无偿占有或者剥削你的劳动力,更为歹毒的是在文化上腐蚀人们的心灵。他们懂得,欲颠覆或者毁灭一个民族,先要颠覆这个民族的历史。

西方殖民主义者,伴随着战火硝烟,传进了西方的欧洲种族主义中心论。欧洲种族主义中心论的核心,是让人们相信西方的种族是高超的文明人,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是“愚蠢”的“野蛮”人,他们认为甚至确信“有文字的历史总是由征服者来书写的,(被蹂躏者)大部分人则永远是默默无声的”。在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面前,华夏人在精神上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自从 20 世纪初叶,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深入,西方学者特别关注东北这块神圣的土地。把



西方种族优越性的思想精神也或急或缓地播撒和注入在中国人的心里。

沙皇俄国为了把富饶的东北物产源源不断运往俄国,修建一条铁路,强迫清政府签约。他们首先在“地名”上大做文章,不叫东北铁路,而叫“满洲铁路”,将东北的南部叫“南满”,东北的北部叫“北满”。由此将东北叫“满洲”。企图用一个民族的名称,或者一个局部地名,来统称整个东北,可是这个时候,中国人还不能识破殖民主义者的真正意图。接下的活动就露出了马脚。

他们首先抓住从东北兴起的几个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当皇帝的史实。以及19世纪~20世纪中叶晋冀鲁豫各省破产的汉族农民,为躲避天灾和战乱,向东北集体大逃亡的事实,肆意歪曲,混淆视听。

从东北走出而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清几个王朝政权,构成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独特景观,但这也造成一定的误读。由于在辽、金、元、清王朝断续近700年东北历史中出现汉族政权断档现象,特别清朝260余年的历史,人们形成以近代史200年模式观察古代史5000年的惯性思维,便自觉不自觉地否认东北汉族也是土著民族,一提汉族就是中原移民,一提汉文化就是移民文化。藉此美国学者魏特夫·盖尔认为东北本属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是“北亚历史世界”的民族现象,并且提出“中国征服王朝”^①论,意思是说,这几个居于“北亚”的少数民族,最终都成为“征服”中国的民族王朝。俄罗斯的学者比丘林故意“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少数民族都不算中国人”。“比丘林也没研究过契丹人(辽)和女真人(金)的历史,认为这本不是真正的中国史,而是其他民族的历史,尽管这些民族的编年史是中国人写的,并保存在他们的历史文献中”。^②日本学者也乘机说:“满洲乃化外之地”,是说在东北从来就是汉族政权统辖以外的区域,等等。他们的结论就是,东北是少数民族的东北,不是中国时空的东北。他们企图以民族血统论的理论,将现实的东北,从中国历史时空中分离出去,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辩护。侵犯东北的国土是对东北的动荡,颠覆篡改东北的历史,这是对于东北最本质的动荡。

东北地域的特殊性,是由东北历史的特殊性造成的,东北历史的特殊性是由东北民族构成的特殊性造成的。如何看待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第一,历朝历代,不论哪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当政,都不满足于“可汗”或者“大汗”,都想代表“中国”,作中国皇帝,而不想代表哪个民族的皇帝。所以用中国传统姓氏来做王朝帝制的称号,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到北齐、北

^①魏特夫·盖尔、冯家昇译:《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结》,吉林文史出版社《辽金契丹女真译文集》1990年版。

^②(苏)奥克拉德尼科夫著莫润先、田大畏译:《海滨遥远的过去》,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周、前燕、后燕、西燕、前秦、后秦等，直到辽、金、宋、元、清都无不如此。都在争正统，明正朔，争为“中华一体”注入新的血液。金海陵王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①金熙宗“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②元太祖铁木真说：“我谓中原皇帝。”^③清朝统治者也主张各民族“无分中外”，“与中华一道同轨”，“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

第二，从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说，辽、金、元、清的“入主中原”，与德意志“野蛮征服”罗马帝国，不能相提并论，也根本不是什么“征服王朝”。德意志征服罗马帝国，首先是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改变被征服国的意识形态。东北自远古以来一直是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但公元十世纪之后竟有辽、金、元、清几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相继入主中原或半入主中原。它的特殊性恰在于这几个王朝都与东北汉文化有重要关系。辽、金、元、清的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大量吸收汉文化，主动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和各种传统观念，经过了汉儒文化国家学说的滋养，都以儒家国家学说为立国之本。他们建立王朝之后，首先的文化行为就是建孔庙、办儒学、兴科考、推行儒家礼制为国家礼制，推行汉字为官方文字。可以说，是用汉文化培养了的入主中原的“野蛮”政权，又都是随着对中原华夏文化精华的掌握，才能实现入主“中华一体”的理想。成为中国统一的意识形态，而且其建国过程就是民族文化高度融合的过程。一些西方学者所强调“中国征服论”，就是过分强调“人种血统论”，而无视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历史价值。

第三，在民族交往过程中，构建起中华民族一体新型的民族文化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礼制文明引导和规范了少数民族的野性行为，少数民族的野性精神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某些惰性，从而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形态，像辽、金、元几朝促成东北汉文化蓬勃发展的现象。少数民族王朝的儒化则使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在上层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能够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层面上得到统一，并通过行政统辖的渠道灌输到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基层社会文化之中，从而使不同的民族在一定的文化领域内能够彼此认同，逐渐结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所谓的多元，是指各民族保持着自身的特征；所谓一体，是指各民族之间彼此的认同，当近代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便凸现出来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主要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上的政治——文化体，而“中华民族”则主要是个政治概念和地区概念。至于“中华民族”是否也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则主

①《金史》卷八四。

②《大金国志》卷一二。

③《元史·太祖本纪》。



要取决于各民族文化整合、心理认同的程度,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的说法,应当理解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国土一体”。^①

历史的事实说明,东北是中国时空的东北,而不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东北。

在这一百年中,丧失国土,只是野蛮的动荡,而民居流动是文明的动荡,历史的扭曲则是幽暗的动荡。

西方学者抓住 19 世纪~20 世纪关内农民“闯关东”这一事实,籍此一端说汉族在东北不是土著民族,而是流民。他们抹杀了从殷商到汉唐 2500 多年汉族在大东北的广开疆域并创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事实,只是截取清代在东北施行封禁政策的 200 多年的历史,企图替代中华民族全部历史。

历史上民族的变迁的流民运动是一种自然规律,在流动中发展,在流动中变化,流动中创造了灿烂文化,所以流动自古有之。东北的流民总是南北对流双向互动的,最早是商殷族从东北向中原流动,创立商朝,500 年后周初,又有商殷族流回东北。鲜卑族从嘎仙洞整族南迁,整个民族自觉地大逃亡,由东北向南流动,越过辽河,到达黄河,建立北魏王朝。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也有大批躲避中原战乱的农民,向东北流动。明末清初有大批汉人内迁,其次,女真族大批南迁,满族大批南迁,直到连姓氏都遗忘了。清末中原丧失土地、丧失家园的农民,成批成批地“闯关东”就是自然的流动现象。人类由于谋生的需要,拚着生命向未开发地域移民,如同烟往高处起、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的人群流动,尽管“关东山”那里冰天雪地、虎豹狼虫,在地理环境与时间交错点上,农耕文化向狩猎文化空间扩充,其中大部分从事垦荒,留下一部分肯于冒险并有创造精神的形成的山林集群、行帮集群。这是东北容易谋生的诱惑。

侵略者的铁蹄踏成一个动荡的东北,他们用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颠覆东北历史与文化,成为被扭曲的东北。并且在几代人中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在这个历史时期,在东北的人类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无不蒙上一层殖民主义的色彩。我们只有用人类学穿透历史时光隧道的眼光来正视东北,那壮美的山河,丰富的原始神话,复杂的民族关系,那金戈铁马的古战场,重叠交叉的文化积淀,才能坦然地说,找出哪是主流民族——汉民族,哪是主流文化——汉文化,分清主流与融合的关系,才算认识了东北。

这就是曹保明文化人类学历史背景的第一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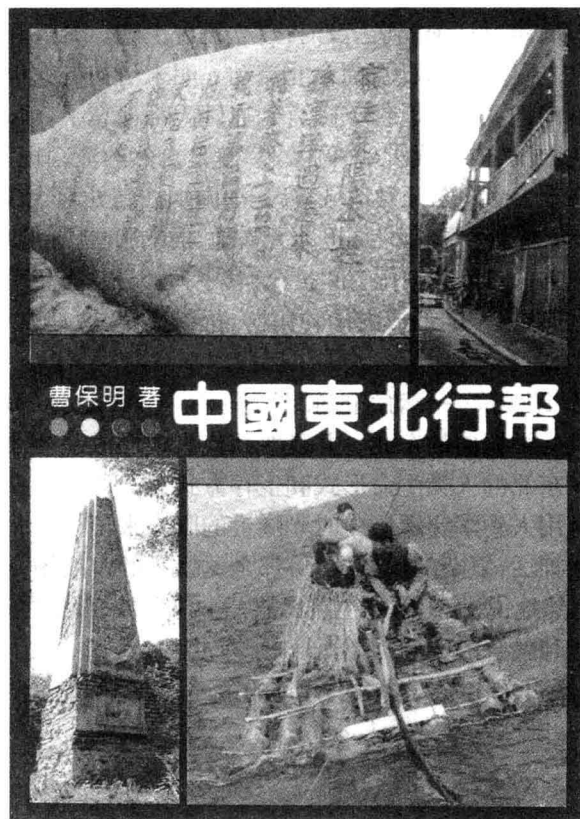
^①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格:《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8 页。

第二节 在民间是雄性的东北

民间,是人类产生的原动力。真正的民众觉醒也在民间,民间寄托着民族的希望,民间使我们看清真实的东北。

清政府软弱无能,对内欺压黎民百姓,对外屈服日本、俄罗斯殖民主义者,强行割让土地。而在民间,激起老百姓强烈不满,形成一股强劲的雄壮的反抗力量。

在文化人类学家的眼里,一切自然界都是有灵性的,山林土地、草原江河、森林莽原。淘金老把头刘老汉说,东北的石头也分公母。大东北是雄性的,因为它凛冽的寒风、坚硬的土地、凌厉的冰层、挺拔的东北红松、湍急的北土江河,都具有抖擞雄姿宁折不弯的性格。在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涌现



曹保明早期代表作《中国东北行帮》

